



列寧主義問題

斯大林著

解放社出版

列甯主義問題

一九三八年一月再版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著 作 者 斯 太 林

出 版 者 陝 西 延 安
解 放 社

發 行 者 解 放 社 發 行 部

代 售 處 各 地 代 銷 處

列 甯 主 義 問 題

目 錄

十月革命與聯邦共產黨人的策略

(一)十月革命的內外環境

(二)十月革命的兩個特點及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個

(三)論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布爾塞維克策略上的幾論
特點

(四)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開端和前提

論南斯拉夫的民族問題

再論民族問題

與美國第一批工人代表團的談話

(一)代表團的問題與斯大林同志的答覆

(二)斯大林同志的問題與代表團的答覆

與外國工人代表團的談話

關於工農政府問題(答特密得利夫同志的信)

黨在農民問題上的三個基本口號(答楊同志)

論十月革命準備時期中工人與貧農專政的口號(答潘同志
)

列甯和聯合中農問題(答覆袁史同志)

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

農業區黨的工作的任務

應當把集體農民變成小康者

斯大林與霍瓦爾德底談話

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 人底策略

一、十月革命的內外環境

三種外界的情形。使俄國無產階級革命能够比較容易地打毀了帝國主義在俄羅斯的鐵鍊和推翻了資產階級的政權。

第一種情形：十月革命的暴發，正在世界帝國主義兩個基本集團——英與法，德與奧——作決死戰的時期，因為這時候兩個基本集團的鬭爭，正在生死關鍵上，所以使他們沒有時間，也沒有方法來嚴重地顧及和十月革命鬥爭，這種情形，對於十月革命有很大的意義，它使十月革命可以利用帝國主義內部激烈的衝突，以鞏固及組織其本身的力量。

第二種情形：十月革命的產生是在帝國主義大戰底過程中，勞動羣衆對於戰爭的怨恨及渴望和平的情緒在事物的邏輯上引進了他們走上無產階級革命，因為這是從戰爭走出的唯一的出路。這種情形對於十月革命有很重大的意義，它給了十月革命一種很有力量的解決和平的工具，給十月革命最容易地有可能把蘇維埃的革命與可恨的大

戰的終結互相綜合起來，而且因此造成了使它得到了西方無產階級及東方被壓迫民族之同情與援助。

第三種情形：持久的帝國主義的大戰造成了歐洲強有力的工人運動，同時也使西方及東方革命的危機日趨成熟。這種情形對於俄國革命也有非常寶貴的意義，它使俄國革命在世界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得到了許多外部的可靠的同盟者。

但是除了這些外界的情形以外，在十月革命中還有許多內部很順利的條件，促進革命的勝利。

這些條件中之最主要者可說如下：

第一、十月革命本身有俄國大多數無產階級非常積極的援助。

第二、得到了正渴望着和平與土地的貧農及大部份兵士堅決的帮助。

第三、有經驗富豐的政黨——布爾塞維克的政黨——爲革命的首領，成爲一種領導的力量，它之所以有力不僅是因爲有多年的經驗與森嚴的紀律，而且是因爲和勞動羣衆有廣大的聯繫。

第四、十月革命前面的敵人，是比較易於征服的，俄國資產階級的力量本來較爲薄弱，地主階級的威勢也早被不斷的農民「騷動」所推殘淨盡，而妥協黨（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的勢力在大戰的過程中，也完全破產了。

第五、十月革命有很廣大的青年國家的面積，所以在其環境要求的時候，革命可以自由地調動、退守、遷移、及集中其力量等。

第六、國內具有很充足的糧食、燃料、及各種富源，使十月革命能够從容地與反革命鬥爭。

這種種內外的情形綜合起來造成了一種特殊的環境

，使十月革命易於取勝。

這當然不是說十月革命的內外環境沒有相當不利的地方。例如：十月革命是處於相當孤立的地位，因為它的周圍及近傍缺少一個蘇維埃的國家可以依靠。無疑的。將來的革命，例如在德國，在這點上，情形要就好得多，因為在它的近傍已有如此強大的蘇維埃國家，我們蘇聯。至如國內無產階級還不是佔大多數，這種十月革命的缺點我已用不着說了。

但這些缺點正好反映出上述十月革命內外環境底特殊狀態的重大意義。

關於這特殊狀態。我們什麼時候都不應當忘記，當我們分析德國一九二三年秋季的事變時，尤其使我們不應忘記這些特殊狀態。托洛斯基當他籠統的把俄國十月革命與德國革命相比擬，并痛責德國共產黨真正的或虛偽的錯誤時，更不能不記到這一點。

列甯說：

「俄羅斯在一九一七年之各種具體的在歷史上非常特別的形勢之下，開始社會主義革命比較容易，但要繼續這革命，把革命進行到底，則俄國比其餘歐洲的國家要難得多。我在一九一八年初已把這種情形指出來了，兩年的經驗，把這種斷論完全證實了。這種特殊的條件，如：一，蘇維埃的革命與為工農所深惡痛絕的帝國主義大戰之終結相綜合的可能；二，在相當時期內有利用帝國主義強盜世界兩個強有力的集團之決死戰爭，而不能聯合以反對蘇維埃的可能；三，比較常期的國內戰爭支持下去的可能，部份是因為國內廣大的面積與交通的不便；四，農民中深刻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運動的存在，無產階級政黨能拿到農民政黨（社會革命黨，其大多數是仇視布爾克塞維

主義。○) 的革命要求，因無產階級的獲得政權，使其即刻能够實現——這些種種特殊的條件，現在在西歐是沒有的，要這種條件或者是相似的條件，復演一次是不很容易的。○ 所以(除掉其他許多原因) 西歐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就比較我們困難得多。」(列寧全集第一七卷第一五三頁) 列寧的這些話，是不可以忘記的。

二、十月革命底兩個特點或十月革命 與托洛斯基底不斷革命論

十月革命有兩個特點：把這兩個特點加以明白解釋，是爲了解這革命底內部的及其歷史上的意義，首先所必需要的。

究竟是怎樣的特點呢？

第一，就是，俄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是在工農聯合而無產階級佔領導地位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第二，就是，在其他許多資本主義比較發展的國家還保留着資本主義的時候，而社會主義却在一個資本主義不很發達的國家內得到勝利了，這勝利的結果，就是俄國無產階級專政。這當然不是說，十月革命沒有別的特點了。不過在我們現在，這兩個特點却是最重要的，這不僅由於他們能明顯表示出十月革命的本質，並且由於他們將『不斷革命論』底機會主義的性質非常鮮明的揭露出來了。

我們現在把這兩個特點來簡單地分析一下：

關於城市與鄉村的小資產階級的勞動羣衆的問題，關於奪取這些羣衆到無產階級方面來的問題，這個問題，却是無產階級革命中最主要的問題。無產階級專政鞏固與否及革命的命運，完全要看當時城市及農村的勞動羣衆

，在爭奪政權的鬥爭中，究竟幫助資產階級還是無產階級，就是要看他們是做資產階級的後備軍還是做無產階級的後備軍而決定。法國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農民的後備軍是站到資產階級那方面。十月革命之所以勝利，也正因為他能從資產階級手裏把農民後備軍奪取過來，使農民走到無產階級方面，無產階級在這個革命中表現他是城市與農村數百萬勞動羣衆唯一領導力量。

如果誰不明白這點，那末十月革命的性質，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及無產階級政權內部政策之特殊狀態，也永遠是不會了解的。

照產階級專政並不是那種簡單的「巧選」有經驗的「軍師」和「很乖覺地依靠在」人民中某一階層的政府上層組織。無產階級專政是爲要推翻資本主義以獲得社會主義完全勝利的無產階級和農民勞動羣衆的階級聯合，而無產階級是這個聯合的領導力量。

所以要說的並不是像那班「不斷革命論」外交式的擁護者所愛說的「少微」估計不充分或「少微」估計太過農民運動的革命作用，而是關於十月革命的結果所產生的新無產階級國家的本質。要說的是關於無產階級政權的性質及無產階級專政本身之基礎問題。

列甯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勞動階級的先鋒隊的無產階級和無數的非無產階級階層的勞動羣衆（小資產階級，小有產者，農民及智識份子等。）或其中的大多數之階級聯盟的特殊形式，這是反對資本的聯盟，其目的在根本推翻資本主義，完全鎮壓資產階級的反抗及復辟的企圖，及得完全的建設與鞏固社會主義。』）

列甯全集第一六卷第二四一頁)

又說：

「無產階級專政，如果把他的這種拉丁文的科學的歷史哲學的術語翻成比較簡單的話就是：只有一定的階級——城市的及一般工廠的產業工人——能够指導一切廣大的勞動的和被剝削的羣衆爲推翻資本主義底壓迫而鬥爭，在推翻資本主義的過程中，在爲保持與鞏固勝利的鬥爭中，創造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并根本消滅階級」（列甯全集第一六卷第二四八頁）

這就是列甯對於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

十月革命是列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標本式的實現，這也是十月革命中特點之一。

有些同志認爲這個理論是純粹「俄羅斯」的理論，只能實用於俄國的實際情形。這是不對的，這完全是不對的。列甯所說的爲無產階級所領導的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所謂勞動羣衆，不僅是指俄國的農民，而且是指在蘇聯邊疆地方（舊俄羅斯的殖民地）的勞動羣衆。列甯曾不倦地決斷說：如果不與這些其他民族的民衆聯合，俄國無產階級就不能獲得勝利。列甯在民族問題的文章上及在共產國際代表大會的演講中，曾屢次說，沒有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與各殖民地被壓迫民衆的革命的聯合革命的同盟，世界革命決無勝利之可能。

所謂殖民地是什麼，難道這不是被壓迫的勞動羣衆，難道首先不是農民的勞動羣衆嗎？誰不知道殖民地的解放問題其本質就是非無產階級的勞動羣衆脫離財政資本主義的壓迫與剝削的問題呢？

所以列甯的無產階級專政之理論并不是純粹「俄羅

斯」的理論，而是爲全世界所必須的理論。布爾塞維克主義是不只是俄國的現象。列甯說：「布爾塞維克主義乃是各國模範底策畧」。（列甯全集第一五卷第五〇三頁）

這是十月革命第一個特點的要點。

站在十月革命這個特點底觀點上看來，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對於托洛斯基在一九〇五年的主張，我們現在用不着去多講它。那時候，他「簡單地」忘記了農民是一種革命力量，提出「沒有沙皇，而政府就是工人的。」的口號，就是革命不須要農民的口號。就是「不斷革命論」底外交式的擁護者，拉狹克，現在也不得不承認，在一九〇五年的「不斷革命論」是完全不切實際的「空中樓閣」了。現在大概大家都承認此種空中樓閣，已沒有再存在的價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真理報）。

關於托洛斯基在大戰時期的主張，我們現在也不用來贅述。他在一九一五年因政權而鬥爭的一篇著作中說：「我們生存於帝國主義的時候」帝國主義「并不是把資產階級的國民與舊制度對立，而是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國民對立。」，因此他的結論就認爲農民的革命作用必要減少，並且他認爲沒收土地的口號，也沒有像從前那樣有意義了（論一九〇五年第二八九至二九二頁）。列甯當時檢閱了這篇文章，就責備他是「否認」「農民的革命作用」；他說，「托洛斯基在事實上是幫助了俄國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因爲這派人的「否認」農民的革命作用，實在因爲他們不願農民來起參加革命。（列甯全集第三卷第二四頁）

我們還是來分析一下托洛斯基對於這問題較近的著

作罷，就是來分析一下當無產階級專政業已成就和固，托洛斯基有了可能在事實上檢查自己的「不斷革命論」和糾正自己錯誤的時候。現在就拿在一九二二年托洛斯基所寫的論一九〇五年一書的序言來看；下面就是托洛斯基在序言中講到「不斷革命論」的地方：

『就在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事件與同年十月罷工的時期中組成了著者對俄國革命發展的性質底觀點，就是所謂「不斷革命論」。這巧妙名稱的命意就是說，俄國的革命的直接目的是資產階級的，然而革命並不能停止在這個資產階級的目的範圍內

。無產階級不能獲得政權，則革命就不能解決其最近的資產階級的任務。然而無產階級獲得政權後，它也就不能在革命中把自己只限制於資產階級的範圍內了，恰是相反，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為保障基已得之勝利計，在他開始統治的第一步就不僅要深刻的破壞封建的私有財產，而且也要深刻的侵犯到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因此，無產階級不僅對於一切革命初期曾幫助過它的資產階級各種集團要取敵視衝突，就是與幫助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廣大的農民群眾，亦要取敵視衝突。在落後的國家中工人政府與農民間的矛盾，只有在國際的範圍內，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舞台上，才能獲得的解決。』（托洛斯基論一九〇五年書中之序言）

托洛斯基對於他的「不斷革命論」就是這麼講的。

只要把這個引証和上面從列甯全集中摘出來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引証相比較一下，那麼列甯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之間分離的鴻溝，也就顯而易見了。

列寧認為無產階級與勞動農民群眾的聯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而托洛斯基却認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與「廣大的農民群眾」是「敵視的衝突」。列寧說以無產階級領導一切勞動群眾及被剝削群眾，而托洛斯基却認為「在落後國家中的工人政府底地位與大多數的農民間的矛盾」。

據列寧的意見，解決俄國的革命，首先需要依靠本國的工農力量。而托洛斯基却認為只有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舞台上」，才能有力量解決。

但是世界革命如果較遲才爆發，却怎樣辦呢？我們的革命究竟有沒有一線光明呢？托洛斯基簡直沒有給以一線光明，因為「工人政府地位……的矛盾，只藏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舞台上，才能獲得解決」。根有這種計劃，那末我們的革命只有一個前途，就是在自己內部的矛盾中的死下去，和在世界革命的等待中崩潰下去。

照列寧的意見無產階級的專政是什麼呢？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倚靠無產階級與勞動農民群眾的聯盟，以「完全推翻資本主義」，和「完成建設與鞏固社會主義」的一種政權。

照托洛斯基的意見。無產階級專政是什麼呢？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與「廣大的農民群眾」有「敵視的衝突」的一種政權，它只有在「世界無產階級的舞台上」得到「矛盾」的解決。

這種「不斷革命論」在孟塞維克否認無產階級專政底理論，究竟有什麼區別呢？照事情的本質上看來，毫無區別。

無可能疑的，「不斷革命論」並不是那般簡單的看

動了農民運動的革命可能性。『不斷革命論』的看輕農民運動，使他走到否認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

托洛斯基的『不斷革命論』只是變相的少數派的理論而已。

這就是十月革命的第一個特點。

十月革命第二個特點的要點是什麼呢？

列甯研究帝國主義，特別是在大戰時期中，他發現了資本主義國家底經濟的及政治的發展之不平衡性，及突變性的規律。這個規律就是說，各國的企業，托拉斯，及各種工業部門之發展是不平衡的，不按先後的秩序的；不是某一個托拉斯，某一個工業部門，或者某一個國家，總是在前面走，而其餘的托拉斯或國家一個一個的跟着後面走的——而是突變的，某一國的發展中斷，而別一個發展突進。同時正趨於落後的國家努力去保持其舊有的地位，這『完全是合法的』，同樣地是『合法的』，那正在跳躍前進的國家的努力去獲得新的地位，因此遂至於使帝國主義國家間軍事上的衝突成為不可避免。這種事實也已經發生過了。例如德國它在半世紀前和英、法比較起來，還算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同樣地關於日本也應說是遠遜於俄國的。然而到二十世紀初，德國和日本竟飛躍得很遠，德國一躍而超過法國，在世界市場上排擠英國，日本則趕過於俄羅斯。大家都知道，不久以前的帝國主義大戰，是由這些矛盾中發生出來的。

這規律是由於下列數點出發的：

一，『資本主義已經發展轉成為由『先進』國家少數人對於地球上大多數人底殖民化的壓迫和財政上的窒息之全世界的系統了』（見列甯帝國主義發文版序言第一七卷第二四六頁）。

二，『在兩三個世界強大的全副武裝的強盜間（英，美，日）發生分「贓物」的戰爭，因此把全球都牽到分贓物戰爭中去了』（同上）。

三，被財政資本壓迫的世界系統內部矛盾之發展與武裝衝突的必然性，使世界帝國主義的戰綫易爲革命所攻破，某個國家有衝破這戰綫的可能。

四，尤其是在帝國主義戰綫比較不牢固的地方，洵容易發生這種破裂；這就是說，在帝國主義的鐵蹄比較薄弱的地點，革命就是比較易於發展。

五，因此，即使在生本主義比較發展的國家，還保留着資本主義時候，而在資本主義不很發展的一個國家內祖會主義勝利有完成的可能。

這幾句話，就是列甯無產階級革命理論之基礎。

十月革命的算第二個特點究竟是什麼呢？

十月革命的算第二個特點就是這個革命是在實際應用列甯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模範。

若是請不明了十月革命的這一個特點，那末爭這個革命的國際性，它的國際的龐大的力量，及其特點的對外政策，也就不能明白了。

列甯說：

『經濟在及政治上發展的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的必然規律，因此，在幾個或一個國家，隨便那個資本主義國家內有單獨獲得社會主義勝利之可能。在這個國家內已經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剝奪資本家，組織自己的社會主義生產，起來反對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聯合其餘各國的被壓迫階級，幫助他們起來暴動，反抗資本階級，如果在必要時，就應用武力去反抗剝削階級和他們的政府』，因爲：

「社會主義的共和國，與其餘資本主義的國家，如果沒有長期的，激烈的爭鬭，也就決不能使各個國家、能很堅固的聯合在社會主義的旗幟的下。」（參考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一三三頁）

各國的社會主義者都斷定開始無產階級的革命（假若依他們的理論是應該開始的話）只有在工業發展的國家，因為工農愈發展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勝利就比較有希望，所以社會主義在一們國家內尤其是資本主義不大發展的國家內，獲得勝利，完全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而完全不可能的。列寧在大戰的時期時根據帝國主義國家不平衡發展的規律。就很激烈的反對機會主義者的論調，堅持他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誑為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那怕這個國家的資本主義不大的發展。獲勝利之可能。

這是很明顯的事實，十月革命就完全証明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的正確。

由列寧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觀點上看來，托洛斯基的「不斷的革命論」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吸？

所以托洛斯基，在他的著作我們的革命（一九〇六）上面所寫的來看吧：

「沒有西歐無產階級國家直接的幫助，俄國工人階級，就不能維持他的政權，同時也就不使他臨時統治，變成永久的社會主義的專政，這是毫無疑義的。」（參看我們的革命第二七八頁）

這一段講的是什麼吸呢？這就是說。社會主義地一個國家內他例如俄國，」沒有歐西無產階級國家的直接幫助，就無勝利之可能，「這也就，說不在歐洲無產階級尚未獲得改正之前，社會主義就沒有勝利的可能。

這種「理論」和列寧的主張「在一個國家內，隨便

那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內」，有獲得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有沒有什麼相同的地方？

很顯的，沒有一點相同的。

我們就第他造本書因為出版在一九〇六年，那時候還很難決定我們革命的性質，所以不免有無意的錯誤，和托洛斯基最近的觀點有不相合的地方。我那末，我們來看一看他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出版的小冊子的後來編入論一九一七年（在一九二四年）一書中的「和平的綱領」吧。托洛斯基在這本書上批評列甯在一國家內能獲得社會主義勝利的可能理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提出他的歐羅巴合衆國的口號與之對立，他看定說，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決無勝利的可能。社會主義只有在歐洲各主要的國家——要國，俄國，德國——獲得了勝利，組成歐洲合衆國之後，才能完全獲得勝利，不然就毫無一點可能性。他很直捷的說：「如果德國的革命，還沒有成功，英國或俄國的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同時相反的也是一樣。」（參閱一九一七年托洛斯基論文集第三卷上册八十九頁）

托洛斯基說：

「在瑞士的社會民主黨（是從前多數黨中央機關報）反對歐羅巴合衆國的口號，唯一的多少帶着具體的歷史性的理由就是：「經濟上和政治上發展的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必然的規律」。因此，社會民主黨就作了這樣的結論，認為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內有獲得勝利的可能，所以各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的成立，不必以建設歐羅巴合衆國為先決條件。各資本主義國家不平衡的發展，當然是毫無爭論的。但是這不平衡的規律的本身也就是完全不平衡的。英國，奧國，德國，或是法國，也是

不在同一資本主義的水平綫上的。但是這幾個國家，和非洲。亞洲比較起來，他們是社會革命已經成熟的資本主義的「歐洲」。至於說來每個國家在他的爭鬥中不應去「等待」別國的爭鬥，——這是最初步的概念，這個概念是有益的，必須把他緊記，以便國際的共同行動，不要爲「等待的」的國際的不行動的思想來代替。不等待別國的行動，我們完全站在本國的基礎上開始與繼續我們的鬥爭，并且深信，我們的鬥爭是可以推動別國的鬥爭向前發展的。但是如果別的國家沒有發生這種鬥爭——歷史上的經驗和理論的考察已這樣確實的證明了——那就沒有希望革命的俄羅斯能在保守的歐羅巴面前站起來，就是社會主義的德國，能在資本主義世界上單獨地生存下去。」（參考托洛斯基論文集第三卷，上册，八九頁至九十頁）

由此可見托洛斯基的歐洲各主要國家同時獲得社會主義勝利的老調，和列寧的在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可以單獨獲得勝利的理論，是根本不相容的。

不用說的要獲得社會主義之完全的勝利，與完全保障不致恢復舊制度，必須要幾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的努力。不用說的，我們的革命，如果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的幫助，俄國無產階級是不能抵抗它的共同的敵人；同樣的，西方的革命運動，如果沒有俄國革命的幫助，也不能發展到像現在——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後——這樣高漲的程度。不用說的我們很需要幫助；但究竟什麼是西歐無產階級對於我們革命的幫助呢？他們對於我們的同情。他們破壞他們本國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計劃的準備，——這一切不是幫助？是否是重大的幫助呢？當然是的。如果